



我的经历

埃里希·昂纳克 著

我的经历

〔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 著

龚荷花 范秀英 蒋建清 苏惠民 译

苏惠民 校订

世界知识出版社

Erich Honecker
Aus meinem Leben

Dietz Verlag, Berlin, 1980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迪茨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周志宇

我的经历

〔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 著

龚荷花 范秀英 蒋建清 苏惠民 译

苏惠民 校订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 插页：4 字数：300,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3003·1733 定价：2.10 元

（内部发行）



E. H. Hume



1915—1916年间，埃里希·昂纳克同他的
母亲和哥哥姐姐



1922年前后的维贝尔基兴共产主义儿童团

埃里希·昂纳克(×)、格特露德·昂纳克(××)和芙莉达·昂纳克(×××)



1929年前后维贝尔基兴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乐队

前排大鼓后边：威廉·昂纳克、右边是埃里希·昂纳克

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期间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于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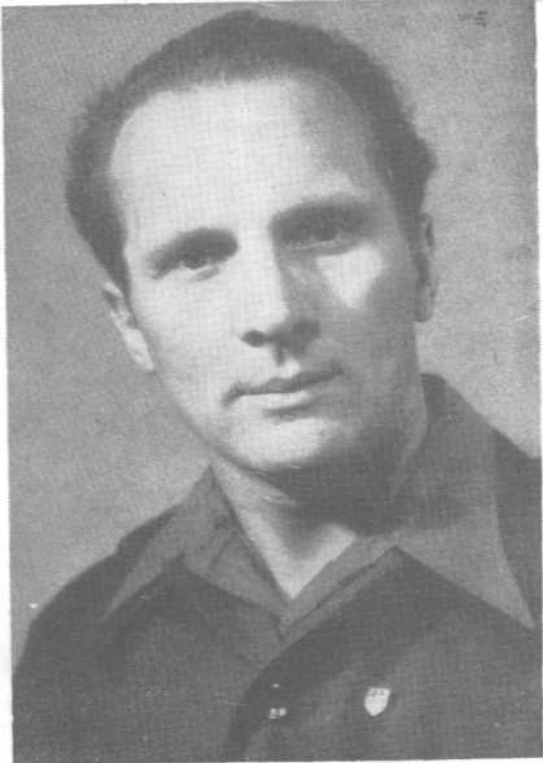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勃兰登堡—戈登监狱
2号单人监禁牢房A排



1935年12月被捕后在秘密警察柏林总部

一九五三年当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在柏林韦贝尔维泽青年建筑工地上和建筑工人在一起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在哈弗尔河畔的勃兰登堡前往参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民主德国参加一九八〇年普拉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优秀运动员授奖仪式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民主德国科学院院长赫尔曼·克拉莱教授向昂纳克呈交科研成果。右边是库尔特·哈格



安娜·西格斯交谈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与女作家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柏林举行的全国聚会上：从右至左威廉·皮克、玛戈特·费斯特、埃里希·昂纳克



昂纳克的父母威廉和卡罗莉纳·昂纳克
晚年在柏林的留念



中文版序言

我很乐意为《我的经历》一书的中文版写序言。我认为，我的自传中文版问世，表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了良好的令人高兴的发展。

我们两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工人运动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和亲密的阶级友爱。早在本世纪初，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义愤填膺地谴责过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特别谴责了德意志帝国军队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1931年，我们德国共产党人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组织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声援活动，我本人对此记忆犹新。

在法西斯的黑暗统治下，我们在与希特勒政权作殊死斗争的时候，还同情地注视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长期斗争。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我们两个国家都是1949年10月诞生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亲密的兄弟关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时，我和新中国的代表初次会见的情景；回忆起与中国青年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的会见和合作。

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有过许多重要事件和伟大成就。当然，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友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巩固和扩大我们之间合作的稳定基础。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顾她走过的35年顺利发展的历程，是造福于人民的35年。其间，由于我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工作，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工业国十强的行列。我们与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道，尽一切努力保卫人类和平，使人类免遭核灾难的浩劫。我们把确保德意志土地上永不爆发战争和保持永久和平视为自己的特殊责任。

我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体育和其他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伟大的成就。我们满意地看到，我们两国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卫和平、制止军备竞赛，并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太空。只有这样，人类和我们两国的和平建设事业才有希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有许多有利条件。这样我们可以为加强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承担起社会主义各国对世界和平、缓和与安全的共同责任。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长、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希望它能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以利于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事业。

埃里希·昂纳克

原出版说明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应《世界领袖丛书》发行人、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请求，为培格曼出版公司在牛津的英美出版社撰写了他的自传。柏林的迪茨出版社负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I
原出版说明	II
第一章 出生在工人家庭	1
第二章 参加斯巴达克儿童团	10
第三章 参加恩斯特·台尔曼的党	20
第四章 在列宁缔造的国家里	30
第五章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	41
第六章 在鲁尔区从事地下工作	53
第七章 在萨尔河畔和施普雷河畔从事抵抗活动	68
第八章 铁窗岁月	81
第九章 解放的时刻终于到来	99
第十章 朝阳的象征	109
第十一章 工人阶级的统一是青年一代的基本要求	122
第十二章 和平的东方之行	133
第十三章 我们国家的诞生	142
第十四章 和青年一道为社会主义与和平而奋斗	158
第十五章 学习期间	171
第十六章 1961年8月13日	177
第十七章 相信人民的力量	187
第十八章 和体育运动密切相联	194
第十九章 为青年开辟新天地	204
第二十章 担任党的最高职务	214
第二十一章 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之林	224

DBS 723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工业的现代化管理	235
第二十三章	农业政策的丰硕成果	240
第二十四章	鼓励发明创造	249
第二十五章	第 100 万套住房	262
第二十六章	人口出生率回升	275
第二十七章	带领青年为共产主义前途而斗争	284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292
第二十九章	我们的民主	302
第三十章	克里米亚会晤	311
第三十一章	出席赫尔辛基欧安会签字仪式	324
第三十二章	两个德意志国家	333
第三十三章	从马尼拉到哈瓦那	342
第三十四章	对当前政治问题的看法	353

第一章

出生在工人家庭

当一个小生命不知不觉降临人世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欢迎还是抱怨？也许事情就是那样普普通通！医学进步未能解除母亲们临产前的阵痛，以及那心灵上的重负。如果作父母的担心不能为孩子踏上人生之路提供理想的条件，特别是当世道不好，屋子又冷又小，家中缺衣少食，父母拼死拼活，省吃俭用，仍然入不敷出，甚至父亲的饭碗朝不保夕的时候，那么对婴儿新生的喜悦就会笼罩上一层愁云。

1912年8月25日星期天，当我在诺因基兴卡尔大街26号的阁楼里哇哇坠地的时候，我母亲的心情如何呢？我那当矿工的父亲（1881年3月8日生于维贝尔基兴）威廉·昂纳克的心情又如何呢？那时，我母亲29岁（1883年6月2日生于诺因基兴），她姑娘时取名卡罗莉纳·魏登霍夫。1905年12月9日我父母结成终身伴侣，他们婚姻幸福，喜欢孩子。他们总是为子孙们尽心尽力。

一个“星期天的孩子”降世了，自然少不了亲朋的祝贺。可是这个星期天对卡罗莉纳和她的丈夫来说，的确不无忧虑。从现在起他们不得不养活四个孩子：卡塔琳娜，爱称凯特，生于1906年2月19日；威廉，爱称维利，1907年9月22日出生；接着茉莉达于1909年5月11日来到了这个家，现在又添了一个“星期天的孩子”。后来又有一男一女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是1917年3月8日出生的格特露德和1923年2月12日出生的卡尔·罗伯特。当

时一家六个孩子并不罕见，可是对我母亲来说，把六个孩子拉扯成人很不容易。在我的记忆中她始终是一位勇敢的无产者。

按1914年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的说法，诺因基兴是普鲁士政府时期特里尔专区的一个小镇，位于布里斯河畔。1910年有居民34,539人，那里有一个地方法院、两个矿山监督所、一所实科中学、一家水泥厂，还有施图姆兄弟炼铁厂和硬煤矿。它是一个缺乏阳光和氧气的烟雾弥漫的小镇。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肺病容易蔓延，这种穷人病1925年8月29日夺去了我大姐凯特的生命，那时她才19岁。我出生前半年，我的祖父安德烈亚斯·昂纳克在诺因基兴附近的维贝尔基兴村（1910年有居民8,719人）与世长辞了。他作了一辈子矿工，1869年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房子。1913年12月1日，我们搬进了威廉大街64号（今库赫贝格大街88号）这座从我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半新不旧的矿工小房子，二层有四个房间，顶上还有两间小阁楼，底层有一个两间一套的住房租了出去。房子周围还有个小园子。我父母结婚八周年那天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感到很幸福。

环境的变化使昂纳克一家有些不适应，但也有方便之处。当时萨尔的矿工忍受着沉重的剥削。1912年在官办煤矿（属普鲁士国家所有）每天苦于10小时，工钱最多不过4.83马克，而同一时期，在鲁尔矿区干活能挣6.02马克。可是一公斤黄油就要4.8马克。10个小时的繁重井下劳动只值一公斤黄油！

在萨尔地区靠工钱是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的。矿主们清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矿工属于半无产者，除了在矿上做工，他们还要和家人一起耕种一小块土地，养头奶牛，养口猪或者至少养一只山羊，这样才能保证出卖给工业巨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想用这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清苦的生活，每天必须干15个小时，老婆孩子还得另谋点活计。尽管如此，还不敢光顾矿上的饭菜，或送孩子进费钱的托儿所，更不用说送哺乳室了。